

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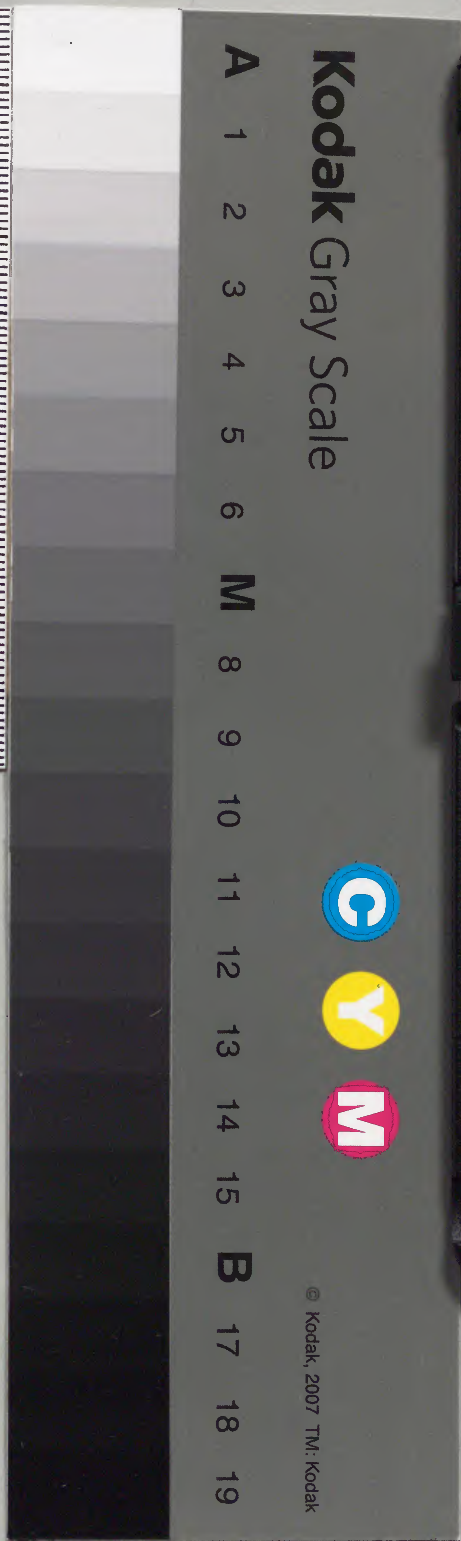
20
18

館書圖京東				
二〇	八	六	五	正
冊	號	架	函	類
				漢書門

漢書門				
二〇	四	一	五	九
冊	架	函	號	類
				漢書門

庫文閣内		
三〇	五	漢
函	九	書
一	二	
一	〇	
架	冊	類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957
冊數	20 (11)
函號	320 28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武庫
勸
十一

文庫

淡泉
南史四十一
延壽
司

南史卷之五十一

衡陽元王道度

始安貞王道生

始安王道生

曲江公道欣子幾

安陸昭王緬

新吳侯景先

南豐伯赤斧
子穎甫
穎達

衡陽公湛

臨汝侯坦之

衡陽元王道度齊高帝長兄也始與高帝俱受學於雷次

宗宣帝問次宗二子學業次宗荅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



嘉靖十年刊

南史列傳三十一

武勸

勸武

十一

齊宗室

淺草文庫

淡泉

南史四十一

延壽

衡陽元王道度

始安貞王道生

始安王遙光

曲江公遙欣子樂

安陸昭王緬

新吳侯景先

南豐伯赤斧子穎胄

衡陽公湛

臨汝侯坦之

衡陽元王道度齊高帝長兄也始與高帝俱受學於雷次

宗宣帝問次宗二子學業次宗荅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

嘉靖十年刊

南史列傳三十一



Handwritten note on a small slip of paper at the top edge.

皆良璞也仕宋位安定太守卒齊建元元年高帝追加封
謚無子高帝以第十一子鈞繼

鈞字宣禮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便加慘悴左右依常以
五色餅飴之不肯食曰須侍姨差年七歲出繼衡陽元王
見高帝未拜便涕泗橫流高帝執其手曰伯叔父猶父勿
怨所以令汝出繼以汝有意堪奉蒸嘗故耳即敕外如先
給通憲車雉尾扇等事事依正王區貴人卒居喪盡禮服
闋當問訊武帝尪羸骨立登車三上不能升乃止典籤曹
道人具以聞武帝即幸鈞邸見之愴然還謂楮蒸曰昨見
衡陽猶奇毀損卿可數相撫悅先是貴人以華釵厨子并

翦刻錦繡中倒炬鳳皇蓮芰星月之屬賜鈞以為玩弄貴
人亡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視再拜哽咽見者皆為之悲
性好學善屬文與琅邪王智深以文章相會濟陽江淹亦
遊焉武帝謂王儉曰衡陽王須文學當使華實相稱不得
止取貴游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蕭敷為文學鈞常手
自細書寫五經部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
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
荅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
諸王聞而爭效為巾箱五經巾箱五經自此始也居身清
率言未嘗及時事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

殆窮真趣釣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邪荅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吳郡張融清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唯雅重鈞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見賞如此歷位秘書監延興元年爲明帝所殺明帝立以求陽王子珉仍本國繼元王爲孫子珉字雲璵武帝第二十子也初封義安郡王後改求陽求泰元年見害復以武陵昭王曄子子坦奉元王後

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高帝次兄也仕宋位奉朝請卒高

帝即位追加封謚三子長鳳次鸞是爲明帝次紇是爲安陸昭王鳳字景慈仕宋位正負郎卒高帝即位謚靖世子建武元年明帝追尊道生爲景皇妃江氏爲后立寢廟於御道西陵曰脩安追封鳳始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爲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題爲神鳥而改鸞鳥爲神雀子遙

光嗣

始安王遙光字元暉生而躄疾高帝謂不堪奉拜祭祀欲封其弟武帝諫乃以遙光襲爵位中書郎明帝輔政誅賞諸事唯與遙光共謀議勸明帝併殺高武諸子弟見從建武元年爲揚州刺史三年進號撫軍將軍好吏事頗多慘

害足疾不得同朝例常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明帝久清
閑言畢帝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誅太子不悅學唯曼遊是
好朝議令蔡仲熊為太子講禮未半遙光從容曰文義之
事此是士大夫以為伎藝欲求官耳皇太子何用講為上
以為然乃停講永泰元年即本號為大將軍給油絡車帝
不豫遙光數入侍疾帝疾漸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
殺遙光意也帝崩遺詔加遙光侍中中書令給扶末元元
年給班劍二十人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遙光多忌人有
餉履者以為戲已大被嫌責劉繪嘗為牋云智不及葵亦
以忤旨既輔東昏潛結江祐兄弟謀自樹立弟遙欣在荆
楚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遙光當據東府號令使遙欣急
下潛謀將發而遙欣病死江祐被誅東昏召遙光入殿告
以拓罪遙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先
是遙光行還入城風飄儀繖出城外遙光弟遙昌先卒壽
春豫州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葬武進停東府前渚
荊州眾力送者甚盛東昏誅江祐後憲遙光不自安欲轉
為司徒還第召入喻旨遙光憲見殺收集荆豫二州部曲
於府東門眾頗怪其異莫知其指趣也遙光召親人丹陽
丞劉渢及城局參軍劉晏中兵參軍曹樹生等并諸僮楚
欲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尚方取仗又召

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至便勸遙光令率城內兵夜
攻臺輦焚燒城門曰公但乘輿隨後反掌可得遙光意疑
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至聽事停輿處分上仗登城行
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望臺內自變及日出臺軍
稍至遙光於是戒嚴赦都下領軍蕭坦之屯湘宮寺鎮軍
司馬曹武屯青溪大橋太子右率左與盛屯東府門東籬
門衆軍圍東城遙光遣垣歷生後門出戰臺軍屢北殺軍主祭
天愛初遙光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拒不從既而暢
與撫軍長史沈昭略奔臺至人情大沮又垣歷生後南門出
戰為曹武所禽謂武曰卿以主上為聖明梅茹為賢相

者則我當死且我今死卿明亦死遂殺之遙光聞歷生見
獲大怒於牀上自竦踊使殺歷生兒其晚臺軍射火箭燒
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令人反拒左右並踰屋
北臺軍主劉國寶時當伯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吹滅火
扶匄下牀軍人排閣入斬之遙光舉事四日而卒舉事之
夕月蝕識者以月為大臣蝕而既必滅之道未敗之夕城
內皆夢群蛇緣城四出各共說之咸以為吳臺軍入城焚
屋宇且盡遙光幼時甚貞正明帝傾意待之東昏為兒童
時明帝使與遙光共齋居止呼遙光為安兄恩情甚至及
遙光誅後東昏登籓宮土山望東府愴然呼曰安兄乃嗚

咽左右不忍視見思如此天下知名之士劉渢渢弟謙陸
開開子絳司馬端崔慶遠皆坐誅

曲江公遙欣字重暉始安王遙光弟也宣帝兄西平太守
奉之無後以遙欣繼為曾孫遙欣髫鬣中便疑然明帝謂
江祐曰遙欣雖幼觀其神彩殊有局幹必成令器未知年
命何如耳安陸昭王縞曰不患其兄弟不亡曾但恐縞不
及見耳言之慘然而悲始年七歲出齋時有一左右小兒
善彈飛鳥無不應弦墜落遙欣謂曰凡戲多端何急彈此
鳥自空中翔飛何關人事無趣殺此生亦復不急左右感
其言遂不復彈鳥時少年通好此事所在逐止年十五六

便博覽經史弱冠拜中書郎明帝入輔遙欣與始安王遙
光等參預政事凡所談薦皆得其人由是朝野輻湊軒蓋
盈門延興元年明帝以遙欣為兗州刺史時豐城公遙昌
亦出鎮壽春帝於便殿密宴始安王遙光亦在座帝慘然
謂遙欣曰昭王云不患汝兄弟不富貴而言不及見如何
因悲慟不自勝君臣皆嗚咽侍者雨淚及泊歐陽岸忽謂
左右曰比何都不見彈左右云有門生因彈見勛遂以此
廢所在皆止遙欣笑曰我小兒時聊復語耳那復遂斷邪
建武元年進號西中郎將封聞喜縣公遷荊州刺史加都
督改封曲江公明帝子弟弱小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

遙光為揚州居中遙欣居陝西在外威權并在其門遙欣好勇聚畜武士以為形援永泰元年詔遙欣以本官領雍州刺史寧蠻校尉移州鎮襄陽魏軍退不行卒贈司空謚康公葬用王禮

子幾字德玄年十歲便能屬文早孤有弟九人並幼幾恩愛篤睦聞於朝廷性溫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草隸書湘州刺史楊公則曲江公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重出及公則卒幾為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搏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公積善之慶位中書侍郎尚書左丞

末年專總教為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適性遊履遂為之記卒于官子清亦有文才位永康令遙欣弟遙昌字季暉建武元年封豐城縣公位豫州刺史卒謚憲公安陸昭王綏字景業善容止仕宋位中書郎建元元年封安陸侯為五兵尚書出為吳郡太守政有能名竟陵王子良與之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姑蘇未有此政武帝嘉其能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綏留心辭訟人人呼至案前親自顧問有不得理者勉喻之退皆無恨為百姓所畏愛及卒喪還百姓緣溝水悲泣設祭於峴山為立祠謚曰昭侯明帝少相友愛時為僕射領衛尉表求解職

私第展哀詔不許每臨紆靈輒慟絕哭不成聲建武元年
贈司徒安陸王子寶暉嗣永元元年改封湘東王東昏發
寶暉望物情歸已坐待法駕既而城內送款于梁武帝宣
德太后臨朝拜太常不自安謀反及弟江陵公寶賢雷城
公寶宏皆伏誅新兵景先高帝從子也祖友之負外郎
父敬宗始興王國中軍景先少孤有至性隨母孔氏為舅
氏鞠養高帝嘉之常相提攜及鎮淮陰以景先領軍主自
隨防衛城內委以心腹武帝為廣興郡啓高帝求景先同
行除武帝寧朔府司馬自此常相隨逐建元元年為太子
左衛率封新吳縣伯見委任勢傾天下景先本名道先乃
改為景先以避上諱初武帝少年與景先共車行泥路車
久故壞至領軍府西門車轆折俱狼狽景先謂帝曰兩人
脫作領軍亦不得忘今日艱辛及武帝踐祚詔以景先為
兼領軍將軍拜日羽儀甚盛傾朝觀矚拜還未至府門中
詔相聞領軍今日故當無折轆事邪景先奉謝景先事上
盡心故恩寵特密初西還上坐景陽樓召景先語故舊唯
豫章王一人在席而已轉中領軍車駕射雉郊外景先常
甲仗從廉察左右尋進爵為侯始昇明中沈攸之於荊州
舉兵武帝時鎮江州益城景先夜乘城忽聞漸中有小兒
呼蕭丹揚未測何人聲聲不絕試問誰空中應云賊尋當

平何事嚴防語訖不復言即窮討之了不見明旦以白帝
帝曰攸之自無所至焉知汝後不作丹楊尹景先曰寧有
作理尋而攸之首至及永明三年詔以景先為丹楊尹謂
曰此授欲驗往年益城漸空中言耳後假節司州諸軍事
卒謚曰忠侯子毅位北中郎司馬性奢豪好弓馬為明帝
所疑忌王晏事敗并陷誅之

南豐伯赤斧高帝從祖弟也祖隆子衛軍錄事參軍父始
之冠軍中兵參軍赤斧以和謹為高帝所知高帝輔政為
黃門侍郎淮陵太守順帝遜位于丹楊故所立宮上令赤
斧輔送至因留防衛薨乃還後為雍州刺史在州不營產

利勤於奉公遷散騎常侍左
軍武帝親遇與蕭景先

相比封南豐縣伯遷給事中太子詹事卒於家貧無綰為
衾武帝聞之愈加惋惜謚懿伯子穎胄襲爵

穎胄字雲長弘厚有父風起家祕書郎高帝謂其子曰穎
胄輕朱被身覺其趨進轉美兵慰人意遷太子舍人遭父
喪感脚疾數年然後能行武帝有詔慰勉之賜以醫藥除
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晉熙王文學穎胄好文義弟穎基
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穎胄詩合旨上謂穎
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上以穎胄勲戚子弟自中
書郎除左軍將軍知殿內文武事得入便殿出為新安太

守吏人懷之後除黃門郎領四廂直遷衛尉明帝廢立穎
胄從容不為司異乃引穎胄預功建武二年進爵為侯賜
以常所乘白榆牛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
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
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
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慙
後為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兗州府事是年魏揚
聲當飲馬長江帝懼敕穎胄移居人入城百姓驚恐席卷
欲南度穎胄以魏軍尚遠不即施行魏軍亦尋退仍為南
兗州刺史加都督和帝為荊州以穎胄為西中郎長史南
郡太守行荊州府事時江祚專執朝權此行由初穎胄不
平曰江公盪我輩出東昏侯誅戮羣公委任廝小崔陳敗
後方鎮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尚書令臨湘侯蕭懿及
弟衛尉暢見害先遣輔國將軍劉山陽就穎胄兵襲梁武
帝帝時為雍州刺史將起兵慮穎胄不同遣穎胄親人王天
武詣江陵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書與穎胄勸同舉兵
穎胄意猶未決初山陽出南州謂人曰朝廷以白虎幡追
我亦不復還矣席捲妓妾盡室西行至巴陵遲回十餘日
不進梁武帝復追天武齎書與穎胄設奇略以疑之是時
或云山陽謀殺穎胄以荊州同舉山陽至果不敢入城穎

胄計無所出夜遣錢唐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
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
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人衆又不敵取之不可必制
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
天子以令諸侯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
送天武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固不濟矣忱亦勸焉穎胄
乃斬天武以示山陽山陽大喜輕將步騎數百到州闡文
勒兵斬之傳首于梁武東昏聞山陽死發詔討荆雍穎胄
有器局既昌大事衆情歸之長沙寺僧講黃金為龍數千
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穎胄因取此龍以充

軍實乃歎曰往年江祏斥我至今始知禍福之無門也十
二月移檄建鄴三年正月和帝為相國穎胄為左長史進
號鎮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梁武屢表勸和帝即尊號
穎胄使別駕宗史撰定禮儀上尊號改元於江陵立宗廟
南北郊州府門城悉依建康官置尚書五省以城南射堂
為蘭臺南郡太守為尹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栢齋中
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造欣恐畏不敢居之至是以為
嘉福殿中興元年三月穎胄為侍中尚書令監八州軍事
荊州刺史留衛西朝以弟穎達為冠軍將軍及楊公則等
率師隨梁武圍郢城穎達會暉於漢口與王茂曹景宗等

攻陷郢城梁武進漂州使與曹景宗破東昏將李居士又
從下東城初梁武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瑣巴西太
守魯休烈弗從舉兵侵荊州敗輔國將軍任漾之於峽口
穎胄遣軍拒之而梁武已平江郢圍建康時穎胄輔帝主
有安重之勢素能飲酒噉白肉膾至三斗自以職居上將
不能拒制瑣等憂愧發疾而卒州中祕之使似其書者假
為教命時梁武圍建康住石頭和帝密詔報穎胄凶問亦
祕不發喪及建康平蕭瑄亦衆懼而潰和帝乃始發喪詔
贈穎胄丞相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劍三十人輜輶車黃屋
左纛梁天監元年追封巴東郡公喪還武帝車駕臨哭渚

以葬依晉王導齊世宗章二故事謚曰獻武

弟穎達少好勇使氣穎胄齊建武末行荊州事穎達亦為
西中郎外兵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不自安因與兄
穎胄舉兵穎達弟穎孚自建鄴為廬陵人脩景智潛引與
南歸穎孚緣山逾嶂僅免道中絕糧後因食過飽而卒建
康平梁武帝以穎達為前將軍丹楊尹及受禪贈穎孚右
衛將軍封穎達作唐侯位侍中衛尉卿出為豫章內史意
甚憤憤未發前預華林宴酒後於座辭氣不悅沈約因勸
酒欲以釋之穎達大罵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
為何忽復勸我酒舉坐驚愕帝謂之曰汝是我家阿五沈

公宿望何意輕脫若以法繩汝汝復何理穎達竟無一言
唯大涕泣帝心愧之未幾遷江州刺史少時懸瓠歸化穎
達長史沈瑀等苛刻為盜所害衆頗疑穎達或傳謀反帝
遣直閣將軍張豹子稱江中討盜實使防之穎達知朝廷
之意唯飲酒不知州事後卒於左衛將軍謚康侯子敏嗣
位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嘗在郡辭訟者遷於畎焉後張弩
擯胥而平第七子敷太清初為魏興太守梁州刺史宜豐
侯循以為府長史梁州有白墓名曰尖冢或云張騫墳欲
有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拒推埋者懼而退敷謂無此理求
自監督及開唯有銀鏤銅鏡方尺數時居母服清談所貶

衡陽公謀字彥孚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清貞外郎父仙
伯桂陽國下軍宋元徽末武帝在郢欲知都下消息高帝
遣謀就武帝宣傳謀計留為腹心昇明中為武帝中軍刑
獄參軍南東莞太守以勞封安復縣男建元初武帝在東
宮謀領宿衛高帝殺張景胤武帝令謀啓乞景胤命高帝
不悅謀懼而退武帝即位除步兵校尉南蘭陵太守領御
仗主齋內兵仗悉委付之心督密事皆使參掌為左中郎
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武帝卧疾延昌殿謀在左右宿直
上崩遺敕謀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即位深委信謀謀每請
急宿出帝通夕不能寐謀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丁

毋憂敕還本位守衛尉明帝輔政謀回附明帝勸行廢立
密召諸王曲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謀親要日久
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敕呼
謀其見信如此謀性險無護身計及廢帝日領兵先入後
宮齋內仗身素隸服謀莫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
爲公甲仗五十人入直殿內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
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扶進爵衡陽郡公明帝初
許事尅用謀爲揚州及有此受謀恚曰見炊飯推以與人
王晏聞之曰誰復爲蕭謀作甌筋者謀恃勲重于豫朝政
明帝新即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謀言深相疑阻

二年六月上華林園宴謀及尚書令晏等數人盡歡坐罷
留謀晚出至華林閣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
謀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
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甌與人
邪今賜卿死謀謂智明日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
高武諸王是卿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矣於省殺之至
秋而智明死見謀爲崇詔乃顯其過惡收付廷尉謀好左
道吳興沈文猷相謀云相不减高帝謀喜曰感卿意無爲
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誅謀兄誕字彥偉永明中爲建康令
與秣陵令司馬迪之同乘行車前導四卒左丞沈昭略奏

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騶寺請免誕等官詔贖論延
興元年歷徐司二州刺史明帝立封安復侯徵為左衛將
軍上欲殺謀以誕在邊鎮拒魏故未及行魏軍退六旬謀
誅遣梁武帝為司州別使誅誕誕子稜妻江淹女字才君
聞謀死曰蕭氏皆盡妾何用生慟哭而絕謀弟誅字彥文
與謀同豫廢立封西昌侯位太子左衛率誅謀之日輔國
將軍蕭季敞啓求收誅深加排苦乃至手相摧辱誅徐曰
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不憶相提拔時邪幽冥有知終當
相報季敞麤麤猛無行善於彌縫高帝時為謀所獎說故累
為郡守在政貪穢謀輒掩之後為廣州刺史白日見誅將

兵入城收之少日果為西江都護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
中為蛭所啣肉都盡而死慘楚備至後益將人所斬論者
以為有天道焉

臨汝侯坦之字君平高帝絕服族子也世道濟太中大夫
父欣祖武進今坦之與蕭謀同族為東宮直閣以勤直為
文惠所知除給事中蘭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孫文武度
上臺除射聲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去郎南魯郡太守少
帝以坦之文惠舊人親信不難得入內見皇后帝於宮中
及出後堂雜狡獪坦之皆得在側或遇醉後裸袒坦之輒
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乃改附明帝密為耳目隆昌元年

追錄坦之父勲封臨汝縣男少帝微聞外有異謀憚明帝
 在臺內敕移西州後在華林園華光殿露著黃敝禪跂牀
 垂脚謂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湛欲共廢我似非虛
 傳蘭陵所聞云何坦之嘗作蘭陵人故稱之坦之曰天下
 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共元徽獨在路上走三年
 人不敢近政坐枉殺孫超杜幼之等故敗耳官有何事一
 旦便欲廢立朝貴不容造以論以當是諸尼師母言耳豈
 可以尼姥言為信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安陸諸
 王在外寧肯復還道剛之徒何能抗此帝曰蘭陵可好聽
 察作事莫在人後帝以為除諸執政應須當事人意在沈

文季夜遣內左右密賂文季
 我賜文季不受豈有人臣拒
 曰內左右坦之曰官若詔敕
 寧敢不受政以事不方幅故
 步郎向北馳走如此兩三將
 拳擊坦之不著倒地坦之與
 牀上卧又欲起走坦之不能
 良久乃眠時明帝謀廢殺既
 心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
 與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
 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曰
 入子賜坦之曰官遣誰送帝
 賜令舍人主書送往文季
 遣耳帝又夜醉乘馬從西
 坦之諫不從執馬控帝連
 道剛扶抱還壽昌殿瑋瑁
 坦之馳信報皇后至請譬
 蕭湛及坦之定謀少帝腹
 共密有處分湛未能發始
 並應還都湛欲待二蕭

至藉其威力以舉事明帝慮事密
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
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
政應作餘計耳諶惶遽明日遂廢
除黃門郎兼衛尉建武元年遷左
立為侍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母
江祏兄弟欲立始安王遙光密告坦
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
解我其不敢言及遙光起事遣人夜
著禪踰墻走逢臺游邏主顏端執之
坦之謂曰始安作賊

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

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

日歲母豈能坐聽禍敗

坦之力也海陵即位

將軍進爵為侯東昏

起復職加將軍置府

坦之曰明帝取天

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

復作此事恐四海危

他取坦之坦之斜頭

一之謂曰始安作賊

遣人見取向於宅奔走欲還臺耳君何見錄端不答而守
防逾嚴坦之謂曰身是大臣夜半奔走君理見疑以為得
罪朝廷若不信自可步往東府參視亦不答端至小街審
知遙光舉事乃走還未至三十餘步下馬再拜曰今日乞
垂將接坦之曰向語君何所道豈容相欺端以馬與坦之
相隨去比至新亭道中收遙光所虜之餘得二百許人并有
麤仗乃進西掖門開鼓後符入殿內共夕四更主書馮元
嗣叩北掖門告遙光反殿內為之備向曉召徐孝嗣入左
將軍沈約五更初聞難馳車走趨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慮
外軍已至若戎衣或者謂同遙光無以自明乃朱服而入

臺丙部分既立坦之假節督衆軍討遙光事平遷尚書左
僕射丹楊尹右軍如故進爵為公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
時人號為蕭癭剛佞專執羣小畏而憐之遙光事平二十
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圍坦之宅誅之坦之從兄翼
宗為海陵郡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
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告之文濟曰政應得罪仍遣
收之檢冢亦貧唯有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啓帝原其死和
帝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論曰有齊宗室唯始安之後克昌明帝取之以非道遙光
濟之以殘酷其卒至顛仆所謂亦以此終者也顛由荆州
之任蓋惟失職及其末途倚伏豈預圖之所致乎謹與坦
之俱應顧託既以傾國亦以覆身各其宜矣

列傳第三十一

南史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二

南史四十二

本一延壽

齊高帝諸子上

豫章文獻王嶷

子子廉

子恪

子操

子範

齊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豫章文獻王嶷謝貴嬪生

臨川獻王映長沙威王晃羅太妃生武陵昭王暉任太妃

生安成恭王暘陸脩儀生鄱陽王鐸晉熙王鉞袁脩容生

桂陽王鐸何太妃生始興簡王鑑宜都王鏗區貴人生衡

陽王鈞張淑妃生江夏王鋒河東王鉉李美人生南平王

鈞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衡陽王鈞出繼

高帝兄元王後

豫章文獻王疑字宣儼高帝第二子也寬仁弘雅有大成之量高帝特鍾愛焉仕宋為尚書左戶郎錢唐令高帝破薛索兒改封西陽以先爵賜疑為晉壽縣侯後為武陵內史時沈攸之賅伐荊州界內諸蠻遂反五溪禁斷魚鹽羣蠻怨怒酉溪蠻王田頭擬殺攸之使攸之責貶千萬頭擬輸五百萬發氣死其弟婁侯纂立頭擬子田都走入獠中於是蠻部大亂抄掠至都城下疑遣隊主張英兒擊破之田都自獠中請立而婁侯亦歸附疑誅婁侯於郡獄命田都繼其父蠻眾乃安入為宋順帝驃騎從事中郎詣司徒

袁粲粲謂人曰後來佳器也高帝在領軍府疑居青溪宅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內疑令左右擗刀戟於中庭蒼梧從牆間窺見已有備乃去高帝憂危既切腹心荀伯玉勸帝度江比起兵疑諫曰主上狂凶人不自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剋勝於此立計萬不可失及蒼梧殞高帝報疑曰大事已判汝明可早入順帝即位轉侍中摠宮內直衛沈攸之之難高帝入朝堂疑出領東府加冠軍將軍及袁粲舉兵夕丹陽丞王遜告變先至東府疑遣帳內軍主戴元孫二千人隨薛道深等俱至石頭焚門之功元孫預焉先是王蘊薦部曲六十人助為城防實

以為內應也疑知始懷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難作搜
檢皆已亡去上流平後武帝自尋陽還疑出為都督江州
刺史以定策功改封永安縣公仍徙鎮西將軍都督荊州
刺史時高帝作輔疑務存約省停府州儀迎物及至州坦
懷納善側席思政王儉與疑書曰舊楚蕭條仍歲多故政
荒人散定須緝理公臨蒞甫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荒
慕義屢亮以來荊州無復此政古人云暮月有成而公旬
日成化豈不休哉初沈攸之欲聚眾開人相告士庶坐執
役者甚眾疑至鎮一日遣三千餘人見囚五歲刑以下不
連臺者皆原遣以京稅重多所寬假百姓甚悅禪讓之間

武帝欲速定大業疑依違其事默無所言建元元年高帝
即位赦詔未至疑先下令蠲除部內且明二年以前逋負
遷侍中尚書令都督揚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封豫章郡王會魏軍動詔以疑為南蠻校尉荆湘二州
刺史都督八州尋給油絡俠望車二年給班劍二十人其
夏於南蠻園東南開館立學上表言狀置生三十人取舊
族父祖位正佐臺郎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
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以
穀適賤聽人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義陞劫帥張羣亡
命積年鼓行為賊義陽武陵天門南平四郡界被其殘破

沈攸之連討不禽末乃首用之攸之起事羣從下郢於路
先叛結砮於三溪依據深險疑遣中兵參軍虞欣祖為義
陽太守使降意誘納之厚為禮遺於坐斬首其黨皆散四
郡獲安入為中書監司空揚州刺史都督二州侍中如故
加兵置佐以前軍臨川王映府文武配司空疑以將還都
修廨宇及路陌東歸部曲不得齋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
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疑發江陵感疾至都未瘳上深憂
慮為之大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也疾愈上幸東府設
金石樂使乘輿至宮六門武帝即位進位太尉增置兵佐
研侍中增班劍三十人建元中武帝以事失旨高帝頗有
代嫡之意而莫敢言武帝恭悌盡禮未嘗違忤顏色故武帝
友愛亦深性至孝高帝崩哭泣過度眼耳皆出血永明元
年領太子太傅解中書監宋武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
多隨土所出無有定準疑上表請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
為恒制從之疑不參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納服闋加
侍中宋元嘉制諸王入齋閣得白服裙帽見人主唯出太
極四廂乃備朝衣自此以來此事一斷上與疑同生相友
睦宮內亦宴許依元嘉疑固辭不奉敕唯車駕幸第乃白
服烏紗帽以待宴焉至於衣服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
制務從減省並不見許又啓曰北第舊邸本自甚華臣

往歲作小眠齋皆補接為辦無乖格制要是擇栢之華
一時新淨東府又有此齋亦為華屋而臣頓有二處住止
下情竊所未安訖訪東宮玄圃乃有栢屋制甚古拙臣乃
欲壞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於前且補接既多不可見移
亦恐外物或為異論不審可有垂許送東府齋理不上答
曰見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為作煩長啓事竟
不從二年文惠太子講孝經罪疑求解太傅不許疑常慮
盛滿又因宮宴求解揚州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
汝一世無所多言武帝即位後頻發詔拜陵不果行遣疑
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泐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
推問疑不許取綸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政在寬厚故
得朝野歡心四年唐寓之賊起疑答之曰此段小出於
凶愚天網宏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事幸不爾以藉聲
聽皆云有由而然但頃小大士庶每以小公不顧所
損者大捷籍檢功巧督郵簡小塘藏丁匿口凡諸條訓實
長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字
宙之內何可周洗公家何嘗不知人多巧古今政以不可
細碎故不為耳為此者實非乖理但識理者百不有一陛
下第見大臣猶不能伏理況復天下悠悠萬品怨積聚黨
凶迷相類止於一處何足不除脫復多所便成紘紘上答

曰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亂以為是不蚊蟻何足為憂至今
都應散滅吾政恨其不崩大耳亦何時無亡命邪後乃詔
聽復籍注是時武帝奪後宮萬餘人宮內不容太樂景
弟暴室皆滿猶以為未足疑後房亦千餘人潁川荀丕獻
書於疑極言其失疑咨嗟良久為書答之又為之減遣不
字令哲後為荊州西曹書佐長一秀與其書題之云西
曹荀君丕報書曰第五之位不減驃騎亦不知西曹何殊
長史且人之處世當以德行稱著何遽以一爵高人邪相
如不見屈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郢都造敵臨事僕必先
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兩王僕以德

為寶足下以位為寶各寶其寶於此敬宜於是直題云長
史王君時尚書令王儉當朝丕又與儉書曰足下建高人
之名而不顯高人之迹將何以書於齊史哉及南郡綱紀
啓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請罪丕不自申乃免又上書極諫
武帝言甚直帝不悅丕竟於荊州獄賜死徐孝嗣聞其死
曰丕縱有罪亦不應殺數千年後其如竹帛何五年疑進
位大司馬八年給皂輪車尋加中書監固讓疑身長七尺
八寸善持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瞻望
嚴肅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北宅舊有園田之美乃盛
脩理之武帝嘗問臨川王映居家何事樂映曰政使劉瓛

講禮顧慙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彥兄弟友生
時復擊替以此為樂上大賞之他日謂疑曰臨川為善遂
至於斯疑曰此大司馬公之次第安得不爾上仍以玉如
意指疑曰未若皇帝之次第為善最多也疑常戒諸子曰
凡富貴少不驕奢以約失之者鮮矣漢世以來侯王子弟
以驕恣之故大者滅身喪族小者削奪邑地可不戒哉稱
疾不利住東城累求還第令世子子廉代鎮東府上數幸
疑第宋長安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內
尋人乃徙其表闕騏驎於東岡騏驎及闕形勢甚巧宋孝
武於襄陽致之後諸帝王陵皆模範而莫及也未明末車
駕數遊幸唯疑陪從上嘗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宮門疑
下輦辭出上曰今夜行無使為尉司所呵也疑對曰京輦
之內皆臣州願陛下不垂過慮上大笑賜以魏所送羶
車每幸第不復屏人敕外監曰我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
疑妃庾氏嘗有疾瘳上幸疑邸後堂設金石樂官人畢至
登桐臺使疑著烏紗帽極日盡歡敕疑備家人之禮疑謂
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良言如
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
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因相執流涕十年上封疑諸子
舊例王子封千戶疑欲五子俱封啓減人五百戶其年疾

篤表解職不許賜錢五百萬營功德薨年四十九其日上
視疾至薨乃還宮詔斂以衮冕之服溫明秘器大鴻臚持
節護喪事太官朝夕送祭奠大司馬太傅二府文武悉停
過葬詔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綠綬綬
具九服錫命之禮侍中大司馬太傅王如故給九旒鸞輅
黃屋左纛虎賁班劍百人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喪葬
送儀並依漢東平王蒼故事疑臨終召子子廉子恪曰吾
無後當共相勉勵篤^此為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富
貧此自然理無足以相陵侮勤學行守其業修閨庭尚閑
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沒易
情也三日施靈帷香火盤水干飯酒脯擯榔而已朝望菜
食一盤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吾常所乘輿
扇繖朔望時節席地香火盤水酒脯干飯擯榔便是棺器
及墓中勿用餘物為後患也朝服之外唯下鐵環刀一口
作冢每令深一二依格莫過度也後堂樓可安佛供養外
國二僧餘皆如舊與汝遊戲後堂船乘吾所乘牛馬送二
宮及司徒服飾衣裘悉為功德子廉等號泣奉行武帝哀
痛持至蔬食積旬太官朝送祭奠敕王融為銘云半岳摧
峯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也至其年十二月
乃舉樂宴朝臣樂始舉上便歔歔流涕疑薨後第庫無見

錢武帝救貨雜物服飾數百萬起集善寺月給第見錢百萬至上崩乃省疑性況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投書相告置靴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齋庫失火燒荊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而已疑薨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便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癱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利不斷吾已訴先帝先帝許還東邱當判此事因曾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俄失所在文季秘而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又嘗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受主手板與之謂曰摘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

閣直兵倒地仍失手板尋吏中南陽樂藹彭城劉繪吳郡張繆最被親禮藹與竟陵王子良牋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託中書侍郎劉繪管辦藹又與左率沈約書請為文約荅曰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形寓內自非一代辭宗難或與此約間聞鄙人名不入第歛酬今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顏已不覺汗之震皆也建武中第二子子恪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珪為文妃庾氏有女功婦德疑甚重之宋時武帝及疑位宦尚輕家又貧薄庾氏常徹已損身以相營奉兄弟每行來

公事晚還飢疲躬營飲食未嘗不迎時先辦雖豐儉隨事而香淨適口穆皇后不自營又不整潔上亦以此責之又不好忌疑倍加敬重疑薨後少時亦亡

子廉字景藹初疑養魚復侯子響為嗣子子廉封永新侯子響還本子廉為世子位淮陵太守太子中舍人前將軍善撫諸弟十一年卒贈侍中謚哀世子子元琳嗣梁武受禪詔曰豫章王元琳故竟陵王昭胄子同齊氏宗國高武嫡胤宜祚井邑以傳于後降封新塗侯

子廉弟子恪字景冲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子良高松賊衛軍王儉見而奇之建

武中為吳郡太守及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反奉子恪為名而子恪奔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併誅高武諸子孫於是並敕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永福省令太醫煮楸二斛并命辦數十具棺材謂舍人沈徽孚曰椒熟則一時賜死期三更當殺之會上暫卧主書單景雋啓依旨斃之徽孚堅執曰事須更審尔夕三更子恪徒跣奔至建陽門上聞驚覺曰故當未賜諸侯命邪徽孚以荅上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及見子恪顧問流涕諸侯悉賜供饌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東昏即位為侍中中興二年為相國諮議參軍梁天監元年降爵為子位司徒左長史子恪

南史列傳三十二
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梁武帝在文德殿引見謂曰夫
天下之寶本是公器苟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
宋孝武為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鳩毒所遺
唯景和至朝臣之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于時
雖疑卿祖無如之何如宋明帝本為庸常被免豈疑得全
又復我于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
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
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
謂不可政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
祚例不靈長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

與卿兄弟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
旋者不周旋者况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甘苦共嘗
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一
家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且建武屠滅卿門
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耻亦是為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
建武永元之時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
我今為卿報仇且時代革異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且我
自藉喪亂代明帝家天下不一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
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况子輿
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言若苟有天命

非我所殺若其無運何忽行此政是示無度量曹志親是
魏武帝孫入事晉武為晉室忠臣此即卿事例卿是宗室
情義異他方坦然相期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又文獻王時
內齋直帳閣人趙叔祖天監初入臺為齋帥在壽光省武
帝呼問曰汝比見北第諸郎不若見道我此意今日雖是
華代情同一家但今盤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郎非唯在
我未宜我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枕後自當見
我心叔祖即出具宣敕意子恪普通三年累遷都官尚書
四年轉吏部六通二年出為吳郡太守卒官謚曰恭子子
恪兄弟十六人並入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
暉子恪常謂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常
率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子恪亦涉學頗屬文隨棄其本
故不傳文集子恪次弟子操封泉陵侯王侯出身官無定
準素姓三公長子一人為負外郎建武中子操解褐為給
事中自此齊末皆以為例永泰元年兄南康侯子恪為吳
郡太守避王敬則難歸以子操為吳郡太守永元中為黃
門郎子操弟子範字景則齊永明中封祁陽縣侯拜太子
洗馬天監初降爵為子位司徒主簿丁所生母憂去職子
範有孝性居喪以毀聞服闋累遷大司馬南平王從事中
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備被恩遇常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

下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遠注釋之自是府中文筆
皆使其草後為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遷丹楊尹復為正
德信威長史領尹永歷官十餘年不出蕃府而諸弟並登
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為到府牋曰上蕃首僚於茲再忝河
南雖伏自此重叨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羞年
髮獨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
故官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傳云六弟五人至大官唯
中弟欽官不至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己也後為秘書監
簡文即位召為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以逼賊不拜其年
葬簡皇后使製哀策文理哀切帝謂武林侯蕭諮曰此既
莊陵萬事零落唯哀冊尚有典刑敕齎米千石子範無居
宅尋卒於招提寺僧房賊平元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
曰文前後文集三十卷子滂確並少有文章簡文在東宮
時嘗與邵陵王數諸蕭文士滂確並預焉滂位中軍宣城
王記室先子範卒確位司徒右長史魏平江陵入長安滂
弟乾字思暢容止雅正性恬簡善隸書得叔父子雲之法
九歲補國子周易生祭酒袁昂深敬重之仕梁為宣城王
諮議參軍陳武帝鎮南徐州引為司空從事中郎及受命
永定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
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立此石

自保武帝患之令乾往諭以逆順謂曰昔陸賈南征趙他
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髣髴在目卿宜勉建
功名不煩更勞師旅乾至示以逆順所在款附其年就除
建安太守天嘉二年留異反陳寶應助之又資周迪兵糧
出寇臨川因逼建安乾單使臨郡不能守乃棄郡以避寶
應時閩中宰守並受寶應署置乾獨不屈徙居郊野及寶
應平都督章昭達以聞文帝甚嘉之超授五兵尚書卒謚
靜子

子顯字景陽子範弟也幼聰慧疑偏愛之七歲封寧都縣
侯梁天監初降為子位太尉錄事參軍子顯身長八尺狀

貞甚雅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
可謂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又採衆家後漢考正同
異為一家之書又啓撰齊史書成表奏詔付祕閣累遷邵
陵王友後除黃門郎中大通二年遷長兼侍中梁武帝雅
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
容謂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
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為
名對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武帝製孝經義未列學官
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啓撰武帝集并普通
北伐記遷國子祭酒加侍中於學流述武帝五經義遷吏

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風神灑落雍容閑雅簡通賓客不
畏鬼神性愛山水為伐社文以見其志飲酒數斗頗負才
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搗而已衣冠
竊恨然簡文素重其為人在東宮時每引與從宴子顯嘗
起更衣簡文謂坐客曰常聞異人間出今日始見知是蕭
尚書其見重如此出為吳興太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
中中書令及請謚手敕曰恃才傲物宜謚曰驕子顯嘗為
自序其略云余為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即楚之
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
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

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且前代賈傳崔馬邯
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
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
將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
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
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為詩賦則鴻序
一作體兼眾製文備多方頗為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子
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
儉傳三卷文集二十卷子序愷並少知名序太清中位中
庶子卒愷太子家令愷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簡文在

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朓出守建安於宣猷堂餞飲
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簡文
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為才
子先是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簡文嫌其書詳略
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太清中卒
於侍中子顯弟子雲

子雲字景喬年十二齊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
便有文采梁天監初降爵為子及長勤學有文藻弱冠撰
晉書至年二十六書成百餘卷表奏之詔付祕閣子雲性
沈靜不樂仕進風神閑曠存性不羣夏月對賓客恒白裸
袒而兄弟不睦乃至吉凶不相弔問時論以此少之年二

十方起家為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敕賜
束帛累遷丹陽郡丞湘東王繹為丹陽尹深相賞好如布
衣之交中大通三年為臨川內史在郡以和理稱人吏悅
之還除散騎常侍歷侍中國子祭酒梁初郊廟未革牲牲
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啓宜改之敕荅曰此是主
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
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
子雲作成敕並施用子雲善草隸為時楷法自云善效鐘
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嘗荅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

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
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事而
已十許年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澈字體始變
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為武帝所
重帝嘗論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
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
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為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
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荅曰侍中尺牘
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為停船三日
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荅餉不書好紙

好事者重加賂送以壯

元年復為侍中國子祭

酒二年侯景寇逼子雲

年宮城失守奔晉陵餒

卒于顯雲寺僧房年六

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宮

新記二十卷子特字世逵早知名亦善草隸時人比之衛

恒衛瓘武帝嘗使特書及奏帝曰子敬之迹不及逸少蕭

特之書遂逼於父位太子舍人海鹽令坐事免先子雲卒

遺啓簡文求為墓誌銘帝為製銘焉

子雲弟子暉字景光少涉學亦有文才性恬靜寡嗜慾嘗

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為講賦奏之甚見重卒於驃

騎長史

列傳第三十二

南史四十二

列傳第二十三

南史四十三

齊高帝諸子下

李

延壽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高帝第三子也少而敬謹美言笑善
 容止仕宋位給事黃門侍郎南兖州刺史留心吏事自下
 莫不肅然令行禁止高帝踐阼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臨
 川王嘗致錢還都買物有獻計者於江陵買貨至都還換
 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客邪乃復求利改授都督
 揚州刺史莅事聰敏府州曹局皆重足以奉禁令自宋彭
 城王義康以後未有也永明元年為侍中驃騎將軍五

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年薨映善騎射解鼓耳律工左
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靡及薨朝野莫不惋惜贈
司空九子皆封侯長子子晉永元初為侍中入梁為高平
太守第二子子游州陵侯為黃明侍郎謀反兄弟並伏誅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高帝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為高帝所
愛昇明二年代兄映為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晃便弓馬初
沈攸之事起晃多從武容赫弈都街時人為之語曰煥煥
蕭四繳其年遷西中郎將豫州刺史監三州諸軍事高帝
踐阼晃每陳政事輒為典密取所裁晃殺之上大怒手詔賜
杖還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武帝為皇太子拜武進侯於曲
阿後湖關隊使晃御馬軍上聞之又不悅臨崩以光屬武
帝處以輦轂近藩勿令遠出永明元年以晃為都督南徐
州刺史入為中書監時禁諸王蓄仗在都下者唯置捉刀
左右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為
所覺投之江中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疑猶
首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晃
小字也上亦垂泣高帝大漸時戒武帝曰宋氏若骨肉不
相圖佗族豈得乘其弊汝深戒之故武帝終無奪意然晃
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武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後拜
車騎將軍侍中薨贈開府儀同三司武帝嘗幸鍾山晃從

駕以馬稍刺道邊枯葉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繮皆卷聚
而稍不出乃令是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
上輒令是於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武
帝緣此意故謚曰威

武陵昭王畢字宣昭高帝第五子也母羅氏從高帝在淮
陰以罪誅畢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每慟吐血高帝救武
帝曰三昧至性如此恐不濟汝可與共住每抑割之三昧
畢小字也故畢見愛高帝雖為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

書無紙筆畢常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篆法少時
又無棊局乃破荻為片縱橫以為棊局指點行勢遂至名

品性剛穎雋出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高

帝帝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高為優者但康樂放蕩
作體不辯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
建元二年為會稽太守加都督上遣儒士劉瓛往郡為畢
講五經武帝即位歷中書令祠部尚書巫覡或言畢有非
常之相以此自負此帝聞之故無寵未嘗處方岳於御坐
曲宴醉伏地貂抄肉祥帝笑曰汗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
而踈其骨肉帝不悅性輕財重義有古人風罷會稽還都
齋中錢不滿萬俸祿所入皆與參佐賓僚共之常曰兄作
天子何畏弟無錢居止附身所須而已名後堂山為首陽

蓋怨貧薄也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碁子良大北
及退豫章文獻王謂羣曰汝與司徒羊談故當小相推讓
荅曰羣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執心踈僻偏不知悔好
文章射為當時獨絕琅邪王瞻亦稱善射而不及羣也武
帝幸豫章王嶷東田宴諸長王獨不召羣嶷曰風景殊美
今日甚憶武陵上仍呼使射屢發命中顧四坐曰手何如
上神色甚怪疑曰阿五常曰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
乃釋後於華林射賭凡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文又上
舉酒勸羣曰陛下常不以此處許臣上回面不荅豫章王
於邸起土山列種桐竹號為桐山武帝幸之置酒為樂顧

臨川王映王邸亦有嘉名不映曰臣好栖靜因以為補又
問羣羣曰臣山甲不曾栖靈昭景唯有薇蕨直號首陽山
帝曰此直勞者之歌也久之出為江州刺史上以羣方出
鎮求其宅給諸皇子遣舍人喻旨羣曰先帝賜臣此宅使
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帝恨之
至鎮百餘日典籤趙滢之啓羣得失徵還為左戶尚書遷
太常卿累不得志冬節問訊諸王皆出羣獨後來上已還
便殿聞羣至引見問之羣稱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車府給
副御牛一頭敕主客自今諸王來不隨例者不復為通公
事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

南史列傳三十三
畢衣單進襦於畢畢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尚書令王儉
詣畢畢留儉設食盤中菘菜鮑魚而已儉重其率真為飽
食盡歡而去尋為丹楊尹始不復置行事自得親政轉侍
中護軍將軍給油絡車又給扶二人武帝臨崩遺詔為衛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在殯竟陵王子良在殿內太孫
未至衆論喧疑畢衆中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
立太孫及鬱林立甚見馮賴隆昌元年薨贈司空班劍二

十一人

安成恭王暠字宣曜高帝第六子也性清和多疾歷位南
中郎將江州刺史侍中領步兵校尉中書令永明元年為

散騎常侍秘書監領石頭戍事及具書外

鄱陽王錡字宣韶高帝第七子也建元末武帝即位為雍
州刺史加都督武帝服除錡方還始入覲拜便流涕武帝
愕然問其故錡收淚曰臣違奉彌年今奉顏色聖顏損瘦
所以泣耳武帝歎曰我復是有此一弟累遷丹楊丑永明
十年為領軍將軍錡和悌美令性謙慎好文章有寵於武
帝領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為錡在官理事無擁當時稱
之車駕游幸常甲仗衛從恩待次豫章王疑其年給油絡
車隆昌元年轉尚書左僕射遷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領兵置佐錡雍容得物情為鬱林依信鬱林心疑明

帝謂下問訊獨留鏘謂曰聞鸞於法身何如鏘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尚少朝廷之計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為慮鬱林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及鬱林廢鏘竟不知延興元年進位司徒侍中如故明帝鎮東府權威稍異鏘每往明帝屣履至車迎鏘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鏘以此推信之而宮臺內皆屬意於鏘勸令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三王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彼誰敢不同官城公政豈田投井求活豈有一步動哉東城人政共縛送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難捷意甚猶豫馬賊主劉巨武帝時舊人詣鏘請間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謀告之數日明帝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粲等皆見殺凡諸士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斫關排牆叫噪而入家財皆見封籍焉

桂陽王鏐字宣朗高帝第八子也永明七年為中書令加散騎常侍時鄱陽王鏘好文章鏐好名理人稱為鄱桂鏐清羸有冷疾常枕卧武帝臨視賜牀帳衾褥性理偏詖遇其賞與則詩酒連日情有所廢則兄弟不通隆昌元年加

前將軍給油絡車并給扶二人鄱陽王見害鑠遷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自安至東府見明帝及出處分存亡計謂侍讀山棕曰吾前日覲王王流涕嗚咽而鄱陽隨郡見誅今日見王王又流涕而有愧色其在吾邪其夜三更中兵至見害

始興簡王鑑字宣徹高帝第十子也性聰警年八歲喪所生母號慕過人數日中便至骨立豫章文獻王聞之撫其首嗚咽謂高帝曰此兒操行異人恐其不濟高帝亦悲不自勝初封廣興郡王袁彖時為秘書丞早有令譽高帝盛重鑑乃以彖為友後改封始興自晉以來益州刺史皆以

良將為之宋泰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一臨州劉亮為刺史齋前石榴樹陵冬生華亮以問碩碩曰此謂狂華宋諸劉滅亡之象後二年君當終後九載宋當滅滅後有王勝熹來作此州翼爾時蜀土平碩始康人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卧而死後人見碩在荊州上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末明二年武帝不復用諸將為益州始以鑑為益州刺史督益寧二州軍事加鼓吹一部勝熹反語為始興碩言於此乃驗先是劫帥韓武方常聚黨千餘人斷流為暴郡縣不能禁行旅斷絕鑑行至上明武方乃出降長史虞悰

等咸請殺之鑑曰武方為暴積年所以不能制今降而被殺失信且無以勸善於是啓臺果被宥自是巴西蠻夷凶惡皆望風降附行次新城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士馬不肯就徵巴西太守陰智伯亦以為然乃停新城十許日遣典籤張曇哲往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人郭安明朱公恩奉書貢遺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曇哲還若有同異執安明等未晚居三日曇哲還說顯達遣家累已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前時年十四好學善屬文不重華飾器服清素有高士風與記室參軍蔡仲熊登張儀樓商略先言往行及蜀土人物鑑言辭和辯仲

熊應對無滯當時以為盛事州城北門常閉不開鑑問其故於虞悺悺答曰蜀中多夷暴有時抄掠至城下故相承閉之鑑曰古人云善閉無關鍵且在德不在門即令開之戎夷慕義自是清謐於州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石槨銅器十餘種並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為蟠蛇形者數斗又以朱沙為阜水銀為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侂為之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性甚清在蜀積年未嘗有所營造資用一歲不滿三萬王儉常歎云始興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

士時有廣漢什邡人段祖以淳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甬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系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淳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五年鑑獻龍角一枚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九年為散騎常侍秘書監領石頭戍事上以與鑑父別車駕幸石頭宴會賞賜甚厚遷左衛將軍未拜遇疾上為南康王子琳起青陽巷第新成車駕與後宮幸第樂飲其日鑑疾上遣騎詔問疾相繼為之止樂尋薨

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二子也母張氏有容德宋蒼

梧三逼取之又欲害鋒高帝甚憚不敢使居舊宅匿於張氏舍時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為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牕塵而先畫塵上學為書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騏驎賜之曰騏驎賞鳳尾矣至十歲便能屬文武帝時藩邸嚴急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之外唯得看孝子圖而已鋒乃密遣人於市里街巷買圖籍暮月之間殆將備矣好琴書蓋亦天性嘗觀武帝賜以寶裝琴仍於御前鼓之大見賞帝謂鄱陽王錡曰閣黎琴亦是柳令之流亞其既事事有意吾欲試以臨人錡曰昔鄒忌鼓

琴威王委以國政乃出為南徐州刺史善與人交行事王文和別駕江祐等皆相友善後文和被徵為益州置酒告別文和流淚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性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善變素絲也下書為當時蕃王所推南郡王昭業亦稱工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王武帝荅闍黎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闍黎鋒小名也隆昌元年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尋加祕書監及明帝知權蕃邸危懼江祐嘗謂王晏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唯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聞歎曰江祐遂復為混沌書

眉欲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一象於平生哉當時以為話言常忽忽不樂著脩栢賦以見志曰旣殊羣而抗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為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於當年庶後凋之可詠時鼎業潛移鋒獨慨然有匡復之意逼之行事典籤故不遂也嘗見明帝言次及遙光才力可委之意鋒荅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鋒有武力明帝殺諸王鋒與書詰責

初通明帝深憚之不敢於第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皆應時倒地遂逼害之江

數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瘠栢之賦乎
南平王銳字宣毅高帝第十五子也位左戶尚書朝直勤
謹未嘗屬疾永明七年出為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延興元
年明帝作輔害諸王遣裴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銳防閭
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
誰敢不同銳典籤叱左右斬之銳見害伯玉下獄誅
宜都王鏗字宣儼高帝第十六子也生三歲喪母及有識
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祈
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人云是其母鏗悲
泣向僮左右說容貌衣服事皆如平生聞者莫不歎欷清

悟有學行永明十一年為南豫州刺史都督二州軍事雖
未經庶務而雅得人心舉動每為籤帥所制立意多不得
行州鎮姑熟于時人發桓温女冢得金巾箱織金篋為嚴
器又有金蠶銀爾等物甚多條以啓聞鬱林敕以物賜之
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史蔡
約自往脩復纖毫不犯年十歲時與士景曜商略先言往
行左右誤排枿瘤屏風倒壓其背顏色不異言談無輟亦
不顧視彌善射常以棚的大闊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
取甘蔗挿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永明中制諸王年未三
十不得畜妾及武帝晏駕後有勸取左右者鏗曰在內不

南史列傳三十三
無使役既先朝遺旨何忍而違及延興元年明帝誅高武
文惠諸子鏗聞之馮左右從容雅步誅陸機弔魏武云昔
以四海為己任死則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後
果遣呂文顯賈藥往夜進聽事正逢八關齋鏗上高坐謂
文顯曰高皇昔寵任君何事乃有今日之行荅云出不獲
已於是仰藥時年十八身長七尺鏗狀似兄疑咸以國器
許之及死有識者莫不痛惜初鏗出閣時年七歲陶弘景
為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弘景隱山忽夢鏗來慘然
言別云某日命過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幽中
事多祕不出覺後即遣信出都參訪果與事符同弘景因

著夢記云

晉熙王錄字宣攸高帝第十子也隆昌元年位郢州刺
史延興元年見害

河東王鉉字宣胤高帝第十九子也母張氏有寵於高帝
鉉又最幼尤所留心高帝臨崩以屬武帝武帝甚加意焉
為納柳世隆女為妃武帝與羣臣看新婦流涕不自勝豫
章王疑亦哽咽及明帝誅高帝諸子以鉉高帝所愛亦以
才弱年幼故得全初鉉年三四歲高帝嘗書卧纏髮鉉上
高帝腹上弄繩高帝因以繩賜鉉及崩後鉉以寶函盛繩
歲時輒開視流涕嗚咽人才甚凡而有此一至建武中高

武子孫憂疑鉉朝見常鞠躬俯僂不敢正行直視尋遷侍
中衛將軍鉉年稍長四年誅王晏以謀立鉉為名鉉免官
以王還第禁不得與外人交通永泰元年明帝暴疾甚乃
見害聞收至欣然曰死生命也終不數建安乞為奴而不
得仰藥而卒鉉二子在孩抱亦見殺

論曰豫章文獻王珪璋之質夙表天姿行己所安率由忠
敬雖代宗之議早降皇矚而天倫之愛無虧永明故知為
仁由己不虛言也自宋受晉終馬氏遂為廢姓齊受宋禪
劉宗盡見誅夷梁武革齊弗取前轍子恪兄弟並皆錄用
雖見梁武之弘裕亦表文獻之餘慶昔陳思表云權之所

存雖踈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原夫此言實存固本然
就國之典既隨代革卿士入朝作貴蕃輔皇王託體同票
尊極仕無常資秩有恒數禮地兼隆易生猜疑武帝顧命
情深尊嫡密圖遠筭意在求安以明帝同起布衣用存顧
託遂韜末命於近戚寄重任於踈親以為子弟布列外有
強大之固支庶中立可息覬覦之謀表裏相維存隆家國
曾不慮機能還衡權可制衆宗族纖滅一至于斯曹植之
言遠有致矣

列傳第三十三

南史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四

南史四十四

齊武帝諸子

李

延壽

明帝諸子

文惠諸子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
 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張
 淑妃生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
 響周淑儀生安陸王子敬
 建安王子真阮淑媛生晉安王
 子懋衡陽王子峻王淑儀
 生隨郡王子隆蔡婕妤生西陽
 王子明樂容華生南海王
 子罕傅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
 昭儀生邵陵王子貞江淑
 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西
 陽王子文荀昭華生南康

南史列傳三十四

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珉宣口人謝生湘東王子建何
充華生南郡王子夏第六第十二第十五第二十二皇子
早亡子珉繼衡陽元王後

文惠皇太子長懋字雲喬小字白澤武帝長子也武帝年
未弱冠而生太子姿容豐美為高帝所愛宋元徽末除秘
書郎不拜板輔國將軍遷晉熙王撫軍主簿事寧武帝遣
太子還都高帝方創霸業心存嫡嗣謂太子曰汝還吾事
辦矣處之府東齋令通文武賓客謂荀伯玉曰我出行日
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我雖不行內外直防及諸門甲兵
悉令長懋時時履行轉秘書丞以出與宣帝諱同不就歷中

書黃門侍郎昇明三年高帝將受禪以襄陽兵馬重鎮不

欲處佗族出太子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北中郎將軍蠻校
尉建元元年封南郡王江左嫡皇孫封王始自此也先是
梁州刺史范栢年頗著威名沈攸之起候望形勢事平
朝廷遣王玄邈代之玄邈已至栢年遲回魏興不肯下太
子慮其為變乃遣說之許啓為府長史及至襄陽因執誅
之二年徵為侍中中軍將軍置府鎮石頭穆妃薨成服日
車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尋禮
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為此三人為主
喪也今蠻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在弔

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權去杖
經移立戶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既一宮之主自
應以車駕幸宮依常奉候既當成服之日吉凶不相干宜
以衰憤行事望拜止哭率由舊章尊駕不以臨弔奉迎則
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為可安又其年九月有閏小祥疑應
計閏儉又議以為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
譏故先儒暮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所以吳商
云舍閏以正暮允協情理沒閏之理固在言先並從之武
帝即位為皇太子初高帝好左心春秋太子承旨諷誦以
為口實及正位東儲善立名尚如聲律工射飲酒至數斗

而未嘗舉盃從容有風儀音韻和辯引接朝士人人自以
為得意文武士多所招集會稽虞炎濟陽范滎汝南周顛
陳郡袁廓並以學行才能應對左右而武人略陽垣歷生
襄陽蔡道貴奉勇秀出當時以比關羽張飛其餘安定梁
天惠平原劉孝慶河東王世興趙郡李居士襄陽黃嗣祖
魚文康絢之徒並為後來名將末明三年於崇正殿講孝
經少傅王儉令太子僕周顛撰為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
學親臨策試諸生於坐問少傅王儉曲禮云無不敬義儉
及竟陵王子良等各有酬荅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
幾卿等一十人並以筆對太子問王儉周易乾卦本施天

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當相王儉曰乾健
震動天以運為德故言帝出乎震儉又詔太子孝經仲尼
居曾子侍義臨川王暎詔孝為德本義太子並應機酬荅
甚有條貫明年上將訖丹楊所領囚為南北二百里內獄
詔太子於玄圃園宣猷堂錄三署囚原有各有差上晚年
好游宴尚書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視太子與竟陵王子良
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人而性頗奢麗宮內殿堂皆
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塹等其中起
出土山池閣樓觀塔宇窮奇極麗費以千萬多聚異石妙
極山水慮上宮中均望見乃旁列脩竹外施高郵造游觀數

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部蔽須臾成立若應毀撤應手遷徙
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為裘光采金翠過於雉頭遠矣以
晉明帝為太子時立西池乃啓武帝引前例求於東田起
小苑上許之永明中二宮兵力全實太子使宮中將吏更
番築役營城包巷制度之盛觀者傾都上性雖嚴太子所
為無敢啓者後上幸豫章王宅還過太子東田見其彌亘
華遠壯麗極目於是大怒收監作主帥太子懼皆藏之由
是見青太子素疾體又過壯常在宮內簡於遨遊玩弄羽
儀多所僭擬雖咫尺宮禁而上終不知又使徐文景造輦
及乘輿御物虎賁雲罕之屬上嘗幸東宮忽忽不暇藏輦

文景乃以佛像內輦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時為給事中謂文景曰終當滅門政當掃墓待喪耳仍移家避之其後文景竟賜死陶仁遂不哭時人以為有古人風十年豫章王疑薨太子見上友于既至造碑文奏之未及鵠勒十一年春正月太子有疾上自臨視有憂色疾篤上表告辭薨于東宮崇明殿時年三十六太子年始過立久在儲宮得參政事內外百姓私咸謂曰晷繼體及薨朝野驚惋焉上幸東宮上臨哭晷哀詔歛以衾冕之服謚曰文惠葬崇安陵有司奏御服脊朝臣齊衰三月南郡國臣齊衰其臨汝曲江國臣並不服六宮不從服武帝履行東宮見太子

服玩過制大怒敕有司隨事毀除以東田殿堂處為崇虛館鬱林立追尊為文帝廟稱世宗初太子惡明帝密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色中殊不悅此人當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便苦解救後明帝立東大相誅害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幼聰敏武帝為贛縣時與裴后不諧遣人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時年小在庭前不悅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孃今何處何用讀書帝異之即召后還縣仕宋為邵陵王友時宋道衰謝諸王微弱故不廢此官昇明三年為會稽太守都督五郡封聞喜公宋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後徵求急速以

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高帝踐祚子良陳之
請息其弊子良敦義愛古郡人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
妻米百斛蠲一人給其薪蘇郡閣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
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
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約服玩果粽足
以致誠使歲獻扇簞而已時有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
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
此乃賜米錢以償平建元二年穆妃薨去官仍為丹楊尹
開私倉振屬縣貧人先是太妃以七月薨子良以八月奉
凶問及小祥疑南郡王應相待尚書左僕射王儉議以為

禮有倫序義無徒設如今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既乖
即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外雜則遠還之子自應開
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替而毀庶子
在家亦不待嫡而況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奠之重天朝
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應不相待中軍源縞之日聞
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至聞喜變陰此第亦宜相就寫情
不對客從之武帝即位封竟陵郡王南徐州刺史加都督
永明二年為護軍將軍兼司徒四年進號車騎將軍子良
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
游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為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

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是時上新視政水旱
不時子良密啓請原除逋租又陳寬刑息役輕賦省徭并
陳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
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求請無地捶革相驅尋完
者爲用既不兼兩回復遷賢會非委積徒令小人每嬰困
苦且錢布相半爲制永又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
退容姦利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劍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
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爲四部要略
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正俗之盛江左未
有武帝好射雉子良啓諫先是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

書諫射雉武帝爲止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將復射雉
子良復諫前後所陳上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與文惠
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
戒大集朝臣衆僧至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爲失
宰相體勸人爲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八年給三望
車九年都下大水吳興偏劇子良開倉振救貧病不能立
者於第北立解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揚州刺史
本官如故尋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武帝檢行
東宮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良與太子
善不啓聞頗加嫌責武帝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

鑿藥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武帝為感夢見優曇鉢花子良案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為花插御牀四角日夜在殿內太孫間日入參武帝暴漸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明帝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時務乃推明帝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既懼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之下成服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位太傅增班劔為三十人本官

如故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禮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

不名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無筭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異志及薨甚悅詔給東園温明祕器斂以衮冕之服東府施喪位大鴻臚持節監護太官朝夕送祭文詔追崇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綬備九服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主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三部虎賁班劔百人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初豫章主疑蒸釜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良臨送望祖礪山悲感歎曰此

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及薨遂葬焉所著
內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子良既亡故人皆
來奔赴陸惠曉於邸門逢袁詠問之曰近者云云定復何
謂王融見殺而魏準破膽道路籍籍又云竟陵不永天年
有之乎荅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爪牙柱石之臣都盡命
之所餘政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君無以鎮安四海王融
雖為身計實安社稷恨其不能斷事以至於此道路之談
自為虛說耳蒼生方塗炭矣政當瀝耳聽之建武中故吏
范雲上表為子良立碑事不行子昭胄嗣

昭胄字景胤汎涉書史有父風位太常以封境邊魏永元

元年改封巴陵王先是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吳郡
明帝慮有同異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實
覽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救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
依軍法矜抱者乳母隨入其夜並將加害賴子恪至乃免
自建武以來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及
陳顯達起事主侯復入宮昭胄懲往時之懼與弟永新侯
昭穎逃奔江西變形為道人崔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投
之慧景敗昭胄兄弟首出投臺軍主胡松各以王侯還第
不自安謀為身計子良故防閤桑偃為梅蟲兒軍副結前
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享剋用寅為尚書左僕

射護軍以寅有部曲大事皆委之時胡松領軍在新亭寅遣人說之松許諾又張欣泰嘗為雍州亦有部曲昭曹又遣房天寶以謀告之欣泰聞命響應蕭寅左右華永達知其謀以告御刀朱光尚光尚挾左道以惑東昏因謂東昏曰昨見蔣王云巴陵王在外結黨欲反須官出行仍從萬春門入事不可量時東昏日游走聞此說大懼不復出四十餘日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曹以為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麝勝中得其事迹昭曹兄弟昭曹同黨皆伏誅梁受禪降封昭曹子同為監利侯同弟貴

字文奐形不甚滿六尺神識耿介幼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好著述嘗著西京雜記六十卷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得一府歡心及亂王為檄責讀至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氈帳迺曰聖製此句非為過似如體目朝廷非開序賊王聞之大怒收付獄遂以餓終又追戮賁尸乃著懷舊傳以謗之極言誣毀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武帝第三子也建元元年封臨汝郡公武帝即位為郢州刺史加都督子卿諸子中無德又與魚復侯子響同生故無寵徙都督荊州刺史始興王為益

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作瑋瑁乘具
詔責之令速送都又作銀鎰金薄裏箭脚亦便速壞去凡
諸服章自今不啓專輒作者當得痛杖又曰汝比令讀學
今年轉成長學既勿得軟如風過耳使吾失氣未明十年
為都督南豫州刺史之鎮道中戲部伍為水軍上聞大怒
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鏗代之子卿還第至崩不與相見隆
昌元年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鄱陽王鏘見害以
子卿代為司徒所居屋梁柱際血出溜于地荀勗而見殺
魚復侯子卿字雲漢武帝第四子也豫章王嶷無子養子
響後嶷有子表留為嫡武帝即位為南彭城臨淮二郡太

守子響勇力絕人開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
樹下身無虧傷既出繼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輒忿拳打車
壁武帝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永明六年有司奏子響疊
還本乃封巴東郡王七年為都督荊州刺史直閣將軍董
蠻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蠻曰殿下癩如雷敢相隨邪
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癩上聞而不悅曰人名蠻
復何容得蘊籍乃改名為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
仲舒荅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
言之勝昔遠矣上稱善子響少好武帶仗左右六十人皆
有膽幹數在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令私作錦袍絳襖

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連名密啓上救精檢寅等
懼欲祕之子響聞臺使不見救乃召寅及司馬席恭穆諮
議參軍江念殷曇粲中兵參軍周彥典籤吳脩之王賢宗
魏景深等俱入于琴臺下併斬之上聞之怒遣衛尉胡諧
之游擊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領羽林三千人檢捕
羣小救子響若來首自歸可全其性命諧之等至江津築
城燕尾洲子響白服登城頻遣信與相聞曰天下豈有兒
反身不作賊直是麤疎今便單舸還闕何築城見捉邪尹
略獨答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子響聞之唯灑泣又送牛
數十頭酒二百石果饌三十輿略棄之江流子響膽力之

士王衡天不勝忿乃率黨度洲攻壘斬略而諧之法亮單
艇奔逸上又遣丹楊尹蕭順之領兵繼之子響即日將白
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舺中流下都初順之將發文惠太子
素忌子響密遣不許還令便為之所子響及見順之欲自
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之有司奏絕子響屬籍賜為蚘
氏子響密作啓數紙藏妃王氏焚香中具自申明云輕舫
還闕不得此苦之深唯願矜憐無使竹帛齊有反父之子
父有害子之名及順之還上心甚怪恨百日於華林為子
響作齋上自行香對諸朝士嘔感及見順之嗚咽移時左
右莫不掩涕他日出景陽山見一獲透擲悲鳴問後堂丞

此後何意荅曰後子前日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
上因憶子響歎欵良父不自勝順之慙懼感病遂以憂卒
於是豫章王疑上表曰故庶人蚡子響識懷靡樹見淪不
逞肆憤一朝取陷凶德身膏草野未云塞罽但歸罪司戮
迷而知返撫事惟往載在心目伏願一下天矜使得旋變
餘麓豈伊窮骸被德實曰天下歸仁上不許貶為魚復侯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武帝第五子也初封應城縣公先是
子敬所生早亡帝命貴妃范氏母養之而子及婦服制禮
無明文永明中尚書令王儉議採為慈孫婦為慈婦姑為
慈姑宜制葢年服從之十年位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丹揚
尹十一年加車騎將軍略晉元年遷都督南兗州刺史延

興元年加侍中明帝除諸蕃王遣中護軍王玄邈征九江
王廣之襲殺子敬初子敬為武帝所留心帝不豫有意立
子敬為太子代太孫子敬與太孫俱入參畢同出武帝目
送子敬良久曰阿五鈍中一此代換之意乃息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也諸子中最為清恬有
意思廉讓好學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
有獻蓮華供佛者眾僧以銅甕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子
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媽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齋不
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相甕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至感

永明五年為南兖州刺史中監五州軍事六年徙監湘州刺史八年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武帝敕付祕閣十一年為都督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豫章王喪服未畢上以邊州須威望許得奏之啓云所好書武帝曰知汝常以書讀在心足為深欣賜以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隆昌元年為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敕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轂自隨陳顯達時屯襄陽入別子懋謂之曰朝廷命身單身而反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欲將二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是大違敕旨顯達因辭出便欲去子懋計未立還鎮尋陽延興元年加侍中聞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與參軍周英防閤陸超之議傳檄荆郢入討君側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為義鬼防閤董僧慧攘袂曰此州雖小孝武亦嘗用之今以勤王之師橫長江指北闕以請鬱林之過誰能對之於是部分兵將人匡社稷母阮在都遣書欲密迎上阮報同產弟于瑤之為計瑤之馳告明帝於是纂嚴遣中護軍王玄邈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軍王裴叔業與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為郢府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益城叔業汧流直上襲益城子懋先已具船於稽亭渚聞叔業得益城乃據州自衛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勇躍

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政
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
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
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
百人隨琳之入城僚佐皆奔散唯周英及外兵參軍王皎
更移入城內子懋聞之歎曰不意吾府有義士二人琳之
從二百人仗自入齋子懋笑謂之曰不意渭陽翻成梟獍
琳之以袖障面使人害之故人懼罪無敢至者唯英皎僧
慧號哭盡哀為喪殯董僧慧丹楊姓熟人出自寒微而慷
慨有節義好讀書甚驍果能反手於背彎五斛弓當世莫

能者玄始知其豫子懋之謀執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
僕實豫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為工人死不
恨矣願至主人歛畢退之湯鑊雖死猶生玄邈義而許
之還具白明帝乃配東冶及九江時事輒悲不自勝子
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始為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
以金假人崎嶇得至僧慧相書對錢曰此郎君書也悲慟
而卒陸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為子懋所知子懋既敗于琳
之勸其逃亡荅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
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邈等以其義欲囚將還都
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

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嘉其節厚為
殯斂周又助奉棺未出尸棺墜政壓其頭折即死聞之者
莫不以為有入道焉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也性和美有文才娶尚
書令王儉女為妃武帝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
也永明八年為都督荊州刺史隆昌元年為侍中撫軍將
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年
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使徐嗣伯合蘆茹丸以服自銷損
猶無益明帝輔政謀害諸王武帝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
見憚故與鄱陽王鏘同夜先見叔文集行於世

建安王子真字雲仙武帝第九子也永明七年累遷鄧州
刺史加都督改西昌元年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元年
明帝遣裴叔業不就典籤柯令孫叔之子真走入牀下令孫
手牽出之叩頭乞為奴贖死不從見害年十九

西陽王子明字雲光武帝第十子也永明元年封武昌王
三年失國璽封西陽十年為會稽太守督五郡軍事子
明風姿明淨士女觀者咸嗟嘆之建武元年為撫軍將軍
領兵置佐二年誅蕭湛子明及弟子罕子真同謀謀見害
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也頗有學母樂容華

有寵故武帝留心毋嘗寢疾子罕晝夜祈禱于時以竹為
燈續照夜此績宿昔枝葉大茂毋病亦愈咸以為孝感所
致主簿劉駿乃待讀賀子喬為之賦頌當時以為美談建
武元年位護軍將軍二年見殺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武帝第十三子也永明十年為北中
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鬱林即位以南彭城祿力優
厚奪子倫與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更以南蘭陵代之延興
元年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時鎮琅邪城
有守兵子倫英果明帝恐不即罪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
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即可辦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既

而伯茂手自執燭逼之左右莫敢動者子倫正衣冠出受
詔謂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殘滅劉氏
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舉酒謂亮曰君是身家種火今銜此
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差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
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先是高帝武帝為諸王置典籤
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覲接輒留心顧問刺史行事
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恒慮弗及於是威
行州部權重蕃君武陵王晉華為江州性烈直不可忤典籤
趙渥之曰今出郡易刺史及見武帝相譖華遂免還南海
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而止還泣謂

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秀後輒取子罕屐織
飲器等供其兒昏武帝知之鞭二百繫尚方然而擅命不
改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厨人答典籤不在不敢與西陽
王子明欲送書參侍讀鮑僎病典籤具脩之不許曰應諮
行事乃止言行舉動不得自專徵衣求食必須諮訪求明
中巴東王子響殺行事劉寅等武帝聞之謂詹事曰子響
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武帝問其
故荅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
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竟陵
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請籤帥參軍范雲荅曰詣
長史以下皆無益請籤帥使有倍本之價不請謂何子
良有愧色及明帝誅異己者諸王見害悉典籤所縱竟無
一人相抗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
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武帝第十四子也建武二年見誅年
十五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武帝第十六子也明帝誅武帝諸子
唯子岳及第六人在後時呼為七王朔望入朝上還後宮
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
泰元年上疾甚絕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建武中凡

三誅諸王每一行事明帝輒先燒香鳴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殺戮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武帝第十七子也永明七年封蜀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陽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字雲嵩武帝第十八子也永明七年封廣漢郡王建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武帝第十九子也母荀昭華盛寵後宮才人位登采女者依例舊賜玉鳳凰荀時始為采女得

玉鳳凰投地曰我不能例受此武帝乃拜為昭華子琳以母寵故最見愛太尉王儉因請昏武帝悅而許之羣臣奉

寶物名好畫直數百金武帝為之報答亦如此及應封而好郡已盡乃以宣城封之既而以宣城屬揚州不欲為王

國改封南康公褚綦為巴東公以南康為王國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武帝第二十一子也母謝無寵武帝度為尼明帝即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武帝第二十二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

乃飛上天及明帝初其夢方驗永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歲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廢帝鬱林王昭業宮人許氏生

廢帝海陵恭王昭文陳氏生巴陵王昭秀褚氏生桂陽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也鬱林即位封臨海郡王隆昌元年為都督荊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為車騎將軍明帝建武二年改封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六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鬱林立封永嘉郡王延興元年出為荊州刺史加都督建武三年改封桂陽王四年為太常永泰元年見殺年八歲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廢帝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玄都陽王寶寅和帝殺貴嬪生巴陵隱王寶義晉熙王寶高表

貴妃生廬陵王寶源管淑妃生邵陵王寶脩許淑媛生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年封晉安郡王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人間止加除授為都督揚州刺史仍以始安王遙光代之轉為右將軍領兵置佐鎮石頭二年為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東昏即位進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扶永泰元年為都督揚州刺史三年進位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為侍中司空梁武平建鄴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為太尉領司徒詔云不言之化形于自遠時人皆云此實錄也梁受禪封謝沐公尋封巴陵郡王

奉齊後天監中薨

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封江夏郡王東昏即位為都督南徐兗二州刺史寶玄娶尚書令徐孝嗣女為妃孝嗣被誅離絕東昏送少姬二人與之寶玄恨望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奉寶玄為主寶玄斬其使因是發將吏防城慧景將度江寶玄密與相應開門納慧景乘八擗輿手執絳麾幡隨慧景至都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軍名東昏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復可罪餘人寶玄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鄣裹之令羣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廬陵王寶源字智泉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封和帝即位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興二年薨
鄱陽王寶寅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王東昏即位為都督郢州刺史永元三年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起事於新亭殺臺內諸主帥難作之日并前南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帥城內將吏去車腳載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後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門閉城上人射之眾棄寶寅走寶寅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啓帝帝迎

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宣德太
后臨朝改封寶寅鄴陽王中興二年謀反奔魏

邵陵王寶脩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郡
王二年改封中興二年謀反宣德太后令賜死

晉熙王寶高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中興元年和帝以為
中書令二年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中興二年誅

論曰守器之重邦家所為觀文惠之在東儲固已有虧令
德向令負荷斯集猶當及於禍敗況先期夙隕愆失已彰
而武帝不以擇賢傳之昏厚推此而論有冥數矣子良物

望所集失在儒雅當斷不斷以及于災非止自致喪亡乃
至宗祀覆滅哀哉夫帝王子弟生長尊貴情偽之事不經
耳目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為識所陋猶多齊氏諸
王並幼踐方岳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為主
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游居動應聞啓端拱守祿遵
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處
地雖重行止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事難捩
集望其擇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溫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
存斯宋氏之餘風及在齊而彌弊寶玄親兼一體欣受家
殃曾不知執柯所指跼躄相從而敗以此而圖萬事未知

其髣髴也

列傳第三十四

南史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五

南史四十五

李

延壽

王敬則

陳顯達

張敬兒

崔慧景

王敬則臨淮射陽人也僑居晉陵南沙縣母為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敬則年長而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師子性倜儻不羈好刀劍嘗與既陽縣吏鬪謂曰我若得既陽縣當鞭汝小吏皆吏唾其面曰汝得既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屠狗商販徧於三吳使於高麗與其國女

子私通因不肯還被收錄然後反善拍張補刀戟左右宋
前廢帝使敬則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無不中仍撫
髀拍張甚為便捷補俠轂隊主領細鎧左右與壽寂之殺
前廢帝及明帝即位以為直閣將軍封重安縣子敬則少
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其處皆流
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則聞之喜
故出都自効後補既陽令昔日鬪吏亡叛勒令出遇之甚
厚曰我已得既陽縣汝何時得司徒公邪初至既陽縣陸
主山下宗侶十餘船同發敬則船獨不進乃令弟入水推
之見烏漆棺敬則呪云若是吉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
爾船須其入縣收此棺葬之時軍荒後縣有一部劫逃入
山中為人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使出首當相申論郭下
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誓必不相負劫帥既
出敬則於廟中設酒會於坐收縛曰吾啓神若負誓還神
十牛今不得違誓即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劫百姓悅之元
徽二年隨齊高帝拒桂陽賊於新亭敬則與羽林監陳顯
達寧朔將軍高道慶乘舸迎戰大破賊水軍事寧帶南太
山守右俠轂主轉越騎校尉安成王車騎參軍蒼梧王狂
虐左右不自安敬則以高帝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
往領軍府夜著青衣扶匐道路為高帝聽祭高帝令敬則

於殿內伺機及楊玉夫將首投敬則敬則馳謁高帝乃戎服入宮至東明門門郎疑非蒼梧還敬則慮人覘見以刀環塞空孔呼開門甚急衛尉丞顏靈寶窺見高帝乘馬在外竊謂親人今若不開內領軍天下會是亂爾門開敬則隨帝入殿昇明元年遷輔國將軍領臨淮太守知殿內宿衛兵事沈攸之事起進敬則冠軍將軍高帝入守朝堂袁粲起兵召領軍劉勰直閣將軍卜伯興等於宮內相應戒嚴將發敬則開闕掩襲皆殺之殿內竊發盡平敬則之力也政事無大小帝並以委之敬則不識書止下名然甚喜決斷齊臺建為中興軍高帝將受禪材宮薦易太極殿柱

順帝欲避土不肯出宮遜位明日當臨軒順帝又逃宮內敬則將輿入迎帝啓譬令出引令升車順帝不肯即上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荅曰出居別宮爾官先取司馬家亦復如此順帝泣而彈指唯願後身生生世世不復天王作因緣宮內盡哭聲徹於外順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齊建元元年出為都督南兖州刺史封尋陽郡公加敬則妻懷氏爵為尋陽國夫人二年魏軍攻淮泗敬則恐委鎮還都百姓皆驚散奔走上以其功臣不問以為都官尚書遷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郡無

劫盜又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
久之乃令偷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為所識皆逃走境內以
清仍入烏程從市過見屠肉斫歎曰吳興昔無此斫是我
少時在此所作也召故人飲酒說平生不以屑也遷護軍
以家為府三年以改葬去職詔贈敬則母尋陽國太夫人
改授侍中撫軍高帝遺詔敬則以本官領丹楊尹尋遷會
稽太守加都督永明二年給鼓吹一部會土邊帶湖海人
丁無士庶皆保塘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歛為錢送臺
庫以為便宜上許之三年進號征東將軍宋廣州刺史王
翼之子妾路氏酷暴殺婢勝翼之子法朗告之敬則付山

陰獄殺之路氏家訴為有司所奏山陰令劉岱坐棄市刑
敬則入朝上謂敬則曰人命至重是誰下意殺之都不啓
聞敬則曰是臣愚意臣知何物料法見背後有節便言應
得殺人劉岱亦引罪上乃赦之敬則免官以公領郡後與
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
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壁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人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南沙縣吏徼倖得細鎧左右
逮風雲以至於此遂與王衛軍同日拜三公王敬則復何
恨了無恨色朝士以此多之十一年授司空敬則名位雖
達不以富貴自遇初為散輩使魏於北館種楊柳後自外

郎虞長曜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樹今若大小長曜
曰虜中以為明堂武帝令群臣賦詩敬則曰臣幾落此奴
度上問之敬則對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爾那
得今日敬則雖不大識書而性甚警黠臨郡令省事讀辭
下教制決皆不失理明帝輔政密有廢立意隆昌元年出
敬則為會稽太守加都督海陵王立進位太尉明帝即位
為大司馬臺使拜授日雨大洪注敬則文武皆失色一客
旁曰公由來如此昔拜丹楊尹吳興時亦然敬則大悅曰
我宿命應得雨乃引羽儀備朝服導引出聽事拜受意猶
不自得吐舌久之帝既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

憂懼帝雖外厚其禮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
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安後遣諸坦之將齋仗五
百人行晉陵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問計於梁
武帝武帝曰敬則豎夫易為感唯應錫以子女玉帛厚其
使人如斯而已上納之吳八張思祖敬則謀主也為府司馬
頻銜使上偽傾意待之以為游擊將軍遣敬則世子仲雄
入東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人衣庫上敕五
日一給仲雄仲雄在御前鼓琴作懊憹曲歌曰常歎負情
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帝愈猜愧
永泰元年帝疾屢經危殆以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

置兵佐密防敬則內外傳言當有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
全有誰祇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甌金
甌謂鳩酒也諸子怖懼第四隆遣正貲將軍徐嶽以
情告徐州行事謝眺為計若同五當往報敬則眺執嶽馳
啓之敬則城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報庶庶以
告敬則五官王公林公林敬則族子也常所委信公林勸
敬則急送啓賜兒死軍中夜還都敬則曰若爾諸郎要
應有信且忍一夕其夜呼僚佐文武擣蒲賭錢謂衆曰卿
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生六荅防閤丁興懷曰官祇應作
爾敬則不聲明旦召山陰公主詢臺傳御文鍾離祖願敬
則橫刀跂坐問詢等發丁可得幾人庫見有幾錢物詢祖
願對並乖旨敬則怒將出斬之王公林又諫敬則曰官詎
不更思敬則唾其面曰小子我作事何關汝小子乃起兵
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欲劫前中書令何胤還為尚書令
長史王弄璋司馬張思祖止之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從
便應殺之舉太事先殺朝賢事必不濟及率實甲萬人過
浙江謂曰應須作檄思祖曰公今自還朝何用作此乃止
朝廷遣輔國將軍前軍司馬左興盛直閤將軍馬軍主胡
松三千餘人築壘於曲阿長岡尚書左僕射沈文秀為持
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篙荷

鍾隨逐之十餘萬衆至武進陵口慟哭乘肩輿而前遇與
盛山陽一柴盡力攻之官軍不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
胡松領馬軍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大呼索馬
再上不得上與盛軍容衮文曠斬之傳首是時上疾已篤
敬則倉卒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叛使人上
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
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蓋譏
檀道濟避魏事也敬則之來聲勢甚盛凡十日而敗時年
六十四朝廷溱其首藏在庫至梁天監元年其故吏夏
侯實表請收葬許之

陳顯達南彭城

人也仕宋以軍功封彭澤縣子位羽

林監濮陽太守隸齊高帝討桂陽賊於新亭壘劉勳大桁
敗賊進杜姥宅及休範死顯達出杜姥宅大戰於官陽津
陽門大破賊矢中左目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姬善禁先以
釘釘柱姬禹步作氣釘即出乃焚顯達目中鏃出之事平
封彭城侯再遷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沈攸之事
起顯達遣軍援臺長之到遁司馬諸葛導勸顯達保境畜
衆密通彼此顯達於坐手斬之遣表疏歸心齊高帝帝耶
位拜護軍將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熊蒸一盤上即以
充飯後拜都督益州刺史武帝即位建號鎮西將軍益部

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村獠前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賧獠帥曰两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自此山夷震服永明二年徵為侍中護軍將軍顯達累任在外經高帝之憂及見武帝流涕悲咽上亦泣心甚嘉之八年為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子十餘人誡之曰我本意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陵人家既豪富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二郎烏口文顯折角江瞿曇白單而皆集陳舍顯達知此不悅及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本朝侈者鮮有不敗塵尾虵拂是王謝家許汝不須捉此自遂即取於前燒除之其靜退如此豫廢鬱林之勳延興元年為司空進爵為公明帝即位進太尉封鄱陽郡公加兵二百人給油絡車後以太尉判鄱陽郡公為三公專而職典六連率人以為格外三公上欲悉除高武諸孫上微言問顯達答曰此等豈足介意上乃止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退車乘朽敗導從鹵簿皆用羸小侍宴酒後啓上借枕帝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以年老告退不許永泰元年乃遣顯達北侵

永元元年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衆軍四萬圍南鄉界
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魏軍食盡噉死人肉
及樹皮外圍急魏軍突走顯達入據其城遣軍主莊丘黑
進取南鄉縣魏孝文帝自領十餘萬騎奄至軍主崔恭祖
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出均水口臺軍緣道奔
退死者三萬餘人顯達素有威名著於外境至是大損喪
焉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又表解職並不許以爲江
州刺史鎮益城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遙光啓明帝慮顯
達為變欲追軍還事平乃寢顯達亦懷危怖及東昏立彌
不樂還都得此授甚喜尋加領征南大將軍給三望車顯
達聞都下大相殺戮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
顯達懼禍十一月十五日舉兵欲直詣建鄴以掩不備又
遙指郢州刺史建安王寶寅為主朝廷遣後軍將軍胡松
等據梁山顯達率衆數千人發尋陽與松戰於採石大破
之都下震恐十二月潛軍度取石頭北上襲城宮掖大駭
閉門守備顯達馬稍從步軍數百人於西州前與臺軍戰
再合大勝稍折手猶殺十餘人官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
走至西州後烏榜村騎官趙潭注稍刺落馬斬之籬側血
涌滿籬似淳于伯之被刑時年七十三顯達在江州遇疾
不療之而羞意甚不悅是時連冬大雪鼻首朱雀而雪不

集諸子皆伏誅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父醜為郡將軍官至節府參軍敬兒年少便弓馬有膽氣好射猛獸發無不中南陽新野風俗出騎射而敬兒尤多膂力稍宦至寧蠻行參軍隨郡人劉胡伐襄陽諸山蠻深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胡陽蠻官軍引退敬兒單馬在後賊不能抗山陽王休祐鎮壽陽求善騎射士敬兒及襄陽俞湛應選敬兒善事人遂見寵為長兼行參軍泰始初隨府轉驃騎參軍署中兵領軍討義嘉賊與劉胡相拒於鵠尾洲啓明帝（本郡事平除南陽太守敬兒之為襄陽府將也）家貧每休假輒傭賃自給嘗為城東吳泰家檐水通泰所愛婢事發將被泰殺逃竄棺材中以蓋加上乃免及在鵠尾洲啓明帝云泰以絲助雍州刺史袁粲為弩弦黨同逆若事平之日乞其家財帝許之至是收籍吳氏唯家人保身得出僮役財貨直數千萬敬兒皆有之先所通婢即以為妾後為越騎校尉桂陽王事起隸齊高帝頓新亭賊矢石既交休範白服乘輿勞樓下敬兒與黃回白高帝求詐降以取之高帝曰卿若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相與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輿側回陽致高帝密意休範信之回目敬兒敬兒奪取休範防身刀斬之其左右百人皆散敬兒持首歸新

亭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高帝置酒謂敬兒曰非卿之功無今日安帝以敬兒人位既輕不欲使便為襄陽重鎮敬兒求之不已乃微勸高帝曰沈攸之在荊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防之恐非公之利也帝笑而無言乃除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襄縣侯部泊沔口敬兒乘舢艦過江詣晉熙王燮中江遇風船覆左右丁壯者各泅水走餘二小吏沒船下求敬兒救敬兒兩掖挾之隨船仰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失所持節更給之至鎮厚結攸之得其事迹密白高帝終無二心又與攸之司馬劉攘兵情款及蒼梧廢敬兒疑攸之當因此起兵密問攘兵所言寄敬兒馬銜一隻敬兒乃為備昇明元年冬攸之乃遣使報敬兒勞接周至為設會訖列仗於聽事前斬之集部曲頓攸之下當襲江陵敬兒告變使至高帝入喜進號鎮軍將軍改督攸之至郢城敗走其子元琰與兼長史江又別駕傅宣等還江陵敬兒軍至白水元琰聞城外鶴唳謂是叫聲恐懼欲走其夜又宣開門出奔城潰元琰奔寵洲見殺敬兒至江陵誅攸之親黨沒入其財物數千萬善者悉以入私送臺者百不一焉攸之於湯渚村自經死居人送首荊州敬兒使楸擊之蓋以青織徇諸市郭乃送建鄴進爵為公敬兒在雍州貪殘人間一物堪用莫不奪

取於襄陽城西起宅聚物貨宅大小殆侔襄陽又欲移羊
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置臺綱紀諫曰此羊太傅道德不宜
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及齊受禪轉侍中中軍將
軍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置佐史高帝崩遺詔加開府儀
同三司於家竊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惜太子年少向我
所不及也及拜王敬則戲之呼為褚彥回敬兒曰我馬上
所得終不能作華林閣勳也敬則甚恨焉初敬兒微時有
妻毛氏生子道門而鄉里尚氏女有色貌敬兒悅之遂棄
毛氏而納尚氏為室及居三司尚氏猶居襄陽宅慮不復
外出乃迎家口悉下至都啓武帝不蒙勞問敬兒心自疑

及垣崇祖死愈恐懼性牙術信夢尤甚初征荊州每具

諸將帥不遑有餘計唯叙夢云未貴時夢居村中社樹欬
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以此誘說部曲
自云貴不可言由是不自測量無知又使於鄉里為謠言
使小兒輩歌曰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
猶如是狗敬兒家在冠軍宅前有地名赤谷既得關府又
望班劔語人曰我車邊猶少班蘭物敬兒長自荒遠少習
武事既從容都下又四方寧靖益不得志其妻尚氏亦曰
吾昔夢一手執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微中夢一髀執如
火君得本州建元中夢半體執尋得開府今復舉體執矣

以告所親言其妻初夢次夢又言今舉體熟矣闈人聞其
言說之事達武帝敬兒又遣使與蠻中交關武帝疑有異
志永明元年敕朝臣華林八閔齋於坐收敬兒初左右雷
仲顯常以盈滿誠敬兒不能從至是知有變抱敬兒泣敬兒
脫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誤我及子道門道暢道休並伏誅
少子道慶見宥後數年上與豫章王疑三日曲水內宴解
艫船流至御坐前覆沒上由是言及敬兒悔殺之敬兒始
不識書及為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徵為護軍乃潛
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竊窺笑焉將
拜三司謂其妻嫂曰我身後府用黃閣因口自為鼓聲初
得鼓吹羞便奏之又於新林姥廟為妾祈子祝神口自稱
三公其鄙俚如此始其母於田中卧夢犬子有角舐之已
而有娘而生敬兒故初名狗兒又生一子因狗兒之名復
名猪兒宋明帝嫌狗兒名鄙改為敬兒故猪兒亦改為恭
兒位正貞郎謝病歸本縣常居上保村不肯出仕與居人
不異與敬兒愛友甚篤及聞敬兒敗走入蠻後首出原其罪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也祖構奉朝請父系之州
別駕慧景少有志業仕宋為長水校尉齊高帝在淮陰慧
景與宗人祖思同時自結及高帝受禪封樂安縣子為都
督梁南秦二州刺史永明四年為司州刺史母喪詔起復

本任慧景每罷州輒傾資獻奉動數百萬武帝以此嘉之
十年為都督豫州刺史鬱林即位慧景以少主新立密與
魏通朝廷疑之明帝輔政遣梁武帝至壽春安慰之慧景
密啓迭誠勸進建武四年為度支尚書領太子左率東昏
即位為護軍時輔國將軍徐世標專權號令慧景備貲而
已帝既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慧景自以年宿位重轉不自
安及裴叔業以壽陽降魏即授慧景平西將軍假節侍中
護軍如故率軍水路征壽陽軍頓白下將發帝長圍屏除
出琅邪城送 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騎進圍內無一人
自隨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出至白下甚喜曰

小豎等所折也子覺為直閣將軍慧景密與之期時江夏
王寶玄鎮京口聞慧景北行遣左右余文興說之曰朝廷
任用羣小猜害忠賢江劉徐統君之所見身雖魯衛亦不
知滅亡何時君今段之舉有功亦死無功亦死欲何求所
免機不可失今擁強兵北取廣陵收吳楚勁卒身舉州以
相應取大功如反掌耳慧景常不自安聞言響應于時廬
陵王長史蕭寅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慧景以寶玄事告
恭祖恭祖先無宿契口雖相和心實不同還以事告寅共
為閉城計寅心謂恭祖與慧景同謂曰廢昏立明人情所
樂寧可違拒恭祖猶執不同俄而慧景至恭祖閉門不敢

出慧景知其異已泣數行而去中兵參軍張慶延明嚴卿等勸慧景襲取廣陵及密遣軍主劉靈運間行突入慧景俄係至遂據其城子覺至仍使領兵襲京口寶玄本謂大軍併來及見人少極失所望拒覺擊走之恭祖及覺精兵八千濟江恭祖心本不同反至蒜山欲斬覺以軍降京口事既不果而止覺等軍器精嚴柳燈沈佖等謂寶玄曰崔護軍威名既重乃誠可見既已唇齒忽中道立異彼以樂歸之衆亂江而濟誰能拒之於是登北固樓並千蠟燭為烽火舉以應覺帝聞變以右衛將軍左興盛假節督都下水陸衆軍慧景停二日便率大衆一時俱濟江趣京口寶

玄仍以覺為前鋒恭祖次之慧景領大都督為衆軍節度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船中慧景禽殺之慧景稱宣德皇后令廢帝為吳王時柳燈別推寶玄恭祖為寶玄羽翼不復承奉慧景嫌之巴陵王昭嘗先逃人間出投慧景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此聲頗泄燈恭祖始貳於慧景又恭祖勸慧景射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未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其計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先是衛尉蕭懿為豫州刺史自歷陽步道征壽陽帝遣懿使告之懿率軍主胡松李居士等自採石濟岸頓越

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軍今不得度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許恭祖請擊義師又不許乃遣子覺將精甲數千人度南岸義師昧旦進戰覺大敗慧景人情離沮恭祖頓軍與皇寺於東宮掠得女妓鬻來逼奪由是忿恨其夜崔恭祖與驍將劉靈運詣城降慧景乃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度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為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慧景餘衆皆奔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軍旅散在都下不為營壘及走衆於道稍散單馬至蟹浦投漁人太叔榮之榮之故為慧景門人時為蟹浦戍謂之曰吾以樂賜汝汝為吾覓酒既而為

榮之所斬以頭內鮑籃中棺送都恭祖者慧景宗人驍果便馬稍氣力絕人頻經軍陣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容表文曠爭敬則首訴明帝曰恭祖禿馬絳衫手刺倒敬則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勳而見枉奪若失此勳要當刺殺左興盛帝以其勇健謂興盛曰何容令恭祖與文曠爭功慧景平後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為道人見執伏法覺弟偃年十八便身長八尺博涉書記善蟲篆為始安內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為寧朔將軍中興元年詣公車尚書申寃言多指斥尋下獄死先是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為丈夫粗知圍棊解文義徧游公卿仕至揚州議

曹炎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廷始作婦人服而去歎曰如此伎還之為老嫗豈不惜哉此人妖也陰而欲為陽事不果故泄敬則遙光顯達慧景之應也舊史裴叔業有傳事終于魏今略之云

論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身名者豈唯不任職事亦以繼奉章明心存正嫡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永明之運身極鼎將則建武永元之朝勲非往時位踰晉等禮授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扞頭人思自免干戈既用誠淪犯上之跡敵國起於同舟况又踈於此也敬兒挾震主之勇當烏盡之運內惑邪夢跡涉覬覦其至殖亡亦其理也慧景以亂濟亂能無及乎

列傳第三十五

南史四十五



